

“煤姑娘”的爱情

肖盛辉

煤,是一位美丽的姑娘,深得瓦斯的痴迷,奈何瓦斯是个轻浮的家伙,但在黑乎乎、冷冰冰的地下,也只有瓦斯,耐住千年的孤寂,与煤相互依偎,它感谢它。

但,煤姑娘对瓦斯也仅仅是感谢,爱情是绝对不存在的,对瓦斯总是提不起兴趣,煤姑娘认为生命不应该是这般的无生机昏昏沉沉,这样的想法一直困扰着它。直到火的出现,才让它感到了生命的感动与精彩。

初次与火相遇,是一次由村干部组织,十几个村民参与开展的私挖乱采、盗采矿产资源时,他们用扬镐成百上千次刨在煤帮上,岩壁上,撞击出耀眼的火花,虽然是转瞬即逝,但却深深地吸引了它,在黑暗里,仍然可以那样耀眼夺目,煤姑娘开始每天思念着火花,很快,煤姑娘的反常,被瓦斯察觉了,它看在眼里,心生嫉妒,它愤怒,贴在煤帮或是游离在某个隐蔽的角落,当再次遇到火花时,它伺机而动,扑向了火花。

它气急败坏,气到爆炸。

盗采的矿坑因为瓦斯爆炸关闭了。

很长一段时间,任由瓦斯吸附在煤壁上,煤姑娘没有再理它。

但不久,一支正规的采煤队伍来到了

这里,他们通风,将这里的瓦斯吹散,没有了瓦斯,煤姑娘更是孤寂,对火也更是相思成疾,竟然病到自燃发火,但很快,也被采煤队伍采取注氮、喷洒阻化剂和氧气隔绝等技术手段,将火阻燃。

煤姑娘哭了,哭着满巷道充斥着煤尘粉末,无奈,又在这里安装了喷雾降尘装置,减缓了巷内粉尘飞扬的状况。

但很快,随着煤姑娘被开采出井,煤姑娘被眼前明亮而多彩世界深深的吸引,蓝的天,绿的树,黄的泥土,鸟儿在天上飞,时不时地还会落在它的身上,悦耳歌唱。

它乘坐汽车,去了不同的地方,又转乘火车,轮船,看了大江大河,大好河山,最后,被筛选,洗了澡,以最精美的模样,送到了火的面前,它害羞了,这是它朝思暮想的火,此刻正热情奔放的迎接着它的到来,健壮的它狂热而魅力四射,很快便感染了煤姑娘,也随着火,热辣起舞,它感觉到自己开始发热并充满能量,它看到人们围着它跳舞歌唱、围着它吃肉喝酒、围着它锻造钢铁,它发现这才是它要的生活,有价值的生活,它与火紧紧依偎在一起,直到它焚成灰渣,火也渐渐熄灭,虽然短暂,却轰轰烈烈,将生命绽放。

作者单位 曙光煤矿



回忆

高年生 摄

难以割舍的记忆

付秀萍

七十年代初,一个寒冷的冬天。昏暗的灯光下,母亲一边做着针线活,一边不停地看向墙上的闹钟。夜渐渐地深了,却始终听不到父亲熟悉的开门声。洗煤楼上咣当,咣当的翻车铃声也戛然而止了,整个矿区一片寂静。母亲再也等不及了,放下手里的针线活。怀着焦急的心情一头冲入了漆黑的夜幕之中。空旷的街道上,静得吓人,母亲的耳边呼啸着风声。在井口调度室获悉消息后,又昏头昏脑跌跌撞撞地冲向了矿职工医院。

静悄悄的医院里黑灯瞎火,只有急救室里亮着耀眼的灯光。父亲脸色苍白地躺在急救室,血肉模糊的手摆放在手术台上,医生正忙着给器具消毒,准备缝合包扎伤口。母亲见此情景,眼泪夺眶而出,声音颤抖地唤着父亲:“老汉家,你这是怎么啦?”父亲听到母亲的呼唤,缓缓地睁开眼睛,那标准的国字脸庞,此时就像霜打的茄子,蔫不唧唧地挤着笑容:“我没事的,擦破点皮”。医生看母亲着急的样子,忙过来安慰:“大嫂,没事的,在井下工作免不了碰破手脚,只是失血有点多,休克了会,马上包扎就好了”。母亲看着虚弱的父亲,心如刀绞,疼惜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地如泉而涌。父亲强打着精神还风趣地逗着母亲:“没事的,这一点小伤不碍事,蚂炸掉了一只大腿还疼疼地咧呢”。父亲总是这样,虽然身材并不魁梧,可总是男子汉气十足,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,从不在母亲和我们的面前表现出消极软弱。这十指连心,钻心地疼啊,真是疼在父亲的身上,更疼在了母亲的心上。从我记事起,他们总是相互关爱,相互理解,把平常人家的小日子过得和睦而又温馨。

母亲不仅对家人好,而且和周围的邻居也处得很融洽。别人有困难时,她总是积极主动尽心尽力的去帮助。那时我们居住在排房,一排住着十户人家,别人家基本上都是七八个孩子,大多数经济上都比较拮据,就数我们家孩子少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还比较宽裕点,而住在一排的邻居老李叔叔家却是因为孩子们多,妻子又没工作,总是当月供应的粮食接不上下月供应的,每到临近月底面箱见底而捉襟见肘时就发愁了。母亲得知后,在自己领到工资时,先拿出些钱借给老李叔叔家,让他买点高价粮补贴家里。时间长了竟成了习惯,月月如此,直到老李叔叔家经济有所好转。

那时,河南经常遭水灾,来矿区讨吃要饭的人一波接着一波。母亲总是宁愿自己少吃一口,也要给那些上门讨饭的人,我总纳闷母亲为什么总这样做?母亲叹息道:“孩子,谁都会遇到难处,有三分奈何谁愿意走这一步呀,你给他一口,他就不至于被饿死,总会挺过去走出困境的”。母亲的这种乐善好施的举动,潜移默化中也影响了我。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,我也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帮助别人,尽管自己也经常

是囊中羞涩,但还是会断断续续地给贫困灾区捐款捐物,虽然只是杯水车薪,但也会解一些燃眉之急。

父亲在井下工作几十年,我虽然没有亲眼目睹过他在工作场地苦干的身影。只能从他平时早出晚归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中,感受到他的敬业精神。他在井下开过皮带、开过压风机。无论干什么工作总是提前检查维护设备,把一些故障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。多年来,从来没有因为机器故障而影响井下生产。记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上二班的父亲一夜未归。第二天凌晨,一夜未眠的母亲冒着倾盆大雨着急地跑到井口调度室,才知道是井下的压风机出现了故障,父亲为了不影响明天的正常生产,而连夜赶着抢修。“窥一斑而知全豹”,从这一件事上,可以看出父亲对待工作有着高度负责的责任感。从家中镜框里镶着的一张张“优秀共产党员”和“先进生产者”的奖状中,我看到了单位对父亲努力工作的肯定,也由此看出父亲对这些荣誉的重视和珍惜。

在再时光中,父母已双鬓染霜。我们兄妹也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。在三线上风里来雨里去干了二十多年临时工的母亲,终于熬出了头,再也不用早出晚归奔波劳累了。可话又说回来,不上班意味着自己也就没有了收入,心里未免有些失落。正当母亲心有惆怅时,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,只要在三线上干够规定年限的,都能领取养老金,这一喜从天降的好消息,让母亲心里有了底气,母亲也能像正式工一样每月按时领取养老金啦。

在井下干了三十多年的父亲也平安退休,老两口终于回归家庭可以无忧无虑地颐养天年了。

2007年5月,一个黑色的日子。耄耋之年的父亲在与世无争,与人为善中走完了他坎坷不平的一生。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承载他一生喜怒哀乐的人世间,离开了与他相濡以沫,同甘共苦六十多年的爱妻;离开了敬重他,关爱他的儿女们。

劳燕分飞各东西,今生一去永别离。心绪难平的母亲,把父亲放大的照片摆放在桌子上,时不时地擦抹凝视。偶尔还会对着照片轻声诉说,仿佛还和当年一样,倾诉心语。我们兄妹也常常陪着母亲散步聊天。母亲的精神状况还是很不错的,生活还能自理,每天还会和街边的邻居老太太们一起晒太阳,一起唠嗑。春去秋来中,辗转已过八个年头。一天傍晚,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母亲说肚子饿了,想吃点东西。我扶着母亲,一边给她喂蛋糕,一边给她喝牛奶,母亲喝得迫不及待,好像很饿的样子,喝着喝着身体就软下去了。就这样,母亲倒在了我的怀里,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悠悠岁月中,母亲已经走了多年,然而却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脑海。这难以割舍的记忆哟,将会永远萦绕在我的心头!

作者单位 设备修造厂

说说“反内卷”

张丽丽

近来听说了一个流行词叫“内卷”,查度娘得知“内卷”一词是指同行之间付出更多努力却得到更少资源的一种现象,从而导致“个体收益努力比”下降的现象。直观地说,内卷就是内向卷化或绕圈圈,导致人们进入了互相倾轧、内耗的状态。简单言之,就是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可称之为内卷。

一想到这个词,会让我们添加上一些内斗、争斗、互相踩之类的味道。也许是因为我素来正能量满满的原因,脑海中就闪现到一个词反内卷。然而如何实现反内卷呢,我个人认为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,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岗位、生活、物质条件等等,做一个不与世人争、没有太多欲望的人。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就满足于现状,不需要去努力和付出,只是摆正一种心态,做一个平和温和善良的人。

虽然从古至今,无论到哪个年代都会存在内卷,但我们能做到的是做好自己,既然改变不了环境,只能从改变自己开始。我们人处在社会中,处在各种人际交往中,

一定要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,有自己的主见,不随波逐流,找到自己的定位,并随之努力,给自己定一个目标,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向前。其实我对这个词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和体会,我只想借这个词来表达一个正能量、自信善良的工作和生活态度。生活中工作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公的对待,这也让我想到了近来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“人生,除了死亡,都是擦伤。”初见此句不免会有一些负能量的感觉,但细细品味,才体会人生是风雨交加,不会一帆风顺,只有我们风雨无阻,迎难而上,坚持下去,风总有停的一天,我们的命运终将会被自己改写,才有可能冲破风流,达到彼岸,才可能冲破乌云,重见阳光。

有句话说:“种树最好的时间,是十年前和现在。”既然如此,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,为自己树一棵树,等未来的一天小树苗终将长大,成长为苍天大树,我们所有的付出,都能看到结果,愿我们的一生都能有一个值得崇拜的人,而那个人是你自己。

作者单位 水峪煤业



兜兜

闫建伟 摄